



了解、表达、参与改造签约全过程，同时将居民合情合理的意见及时吸纳。改造中，设计师一次次入户与居民面对面，根据每家每户实际情况和不同需求，“一户一方案”提供个性化、精细化设计服务。

这让出生在曹杨新村、成长在曹杨新村，如今仍居住在曹杨新村的居民潘金华颇为感怀。“党和政府认真倾听我们的声音，不仅留住了我们的旧时光，更创造了幸福的新生活。”潘金华表示，从当年听取居民意见，有了工人定制款的挂钟，到如今的曹杨一村整体改造，理念得以传承。潘金华记忆中的曹杨新村，“公园、菜场、医院等应有尽有，逛街可以去曹杨商城，逛完还能顺路去曹杨影院看场电影，或到新华书店门市部买几本书”。而这些公共设施，也是在不断升级的。

“从20世纪50年代规划，到六七十年代，直至80年代，从曹杨一村直至曹杨八村、九村，它是不断增扩建形成的。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“其基础设施更新，包括绿化维护，以及公共社区服务设施的更新，一直做得很好。”令张松感觉尤其值得一说的，是曹杨新村不断改善居住条件、让老百姓得益的过程，在听取民意的同时，却不让老百姓花费过多。

那些变化与不变

“用镜头搅动记忆，用底片抚摸细节，用光影代替文字，用情感抵抗时间的流逝。”这是2010年摄影艺术家“鸟头”组合出版的《新村》一书封套上的话。当时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、摄影评论家顾铮曾点评这本“摄影书”的价值：“新村：写一代之真，摄一城之影……”当时，顾铮告诉记者，“鸟头”是用镜头保留上海许多城市回忆。

艺术家宋涛、季炜煜，之所以将自己的摄影团队命名为“鸟头”（BIRDHEAD），据说是通过电脑乱按键

获得的名字。有评论认为，这个取名过程显得很随机，很“达达主义”。而出生于1979年的宋涛和出生于1980年的季炜煜，如今再回想《新村》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，有种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感觉。

目前，宋涛仍经常回到承载了他成长过程的上南新村，原因在于老父亲一直不肯搬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。“我们家在四楼。说实话，父亲年纪大了，又不听我的，不愿意离开上南新村。那么，我就得时常地带着孩子去探望他。我很希望新村的老楼能安装电梯——既然父亲不愿意搬离，我总希望新村的生活品质有所改善。”宋涛告诉记者。

人往往有一种感觉，离开熟悉的地方久了再突然返回，会感到这地方有点比回忆中小。不知是人长大了，还是见识更宽广了。宋涛的感觉是新村比自己的青春时代更窄小一些。确也难怪！在当年《新村》摄影展上，

在当年《新村》摄影展上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摄影/鸟头

